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墨家智谋全书

智慧宝鉴

〔战国〕墨翟

质朴崇行禹政
尚贤尚同节用
志存强而智达

旨在兼爱利人
非攻非乐非命
言有信而行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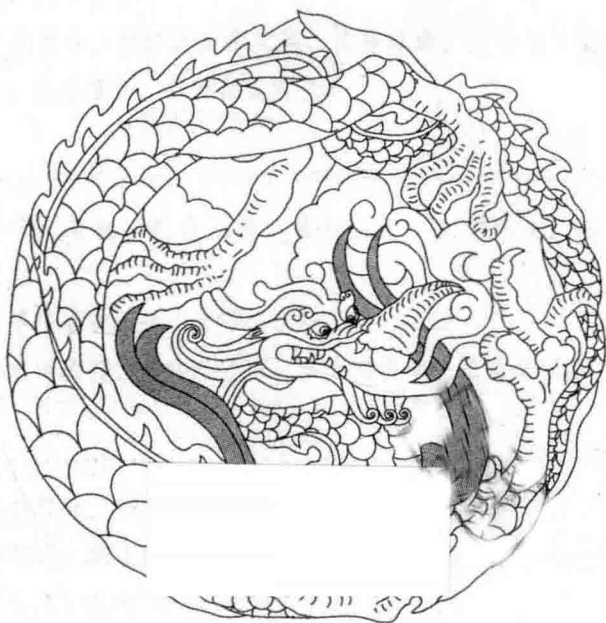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墨家智谋全书

(战国) 墨翟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亲士 (1)

- ◇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
- ◇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
- ◇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

修身 (4)

- ◇君子之道也，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
- ◇志不强者智不达，言不信者行不果
- ◇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；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困

所染 (6)

- ◇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，而佚于治官
- ◇不仅是一国之君要受到臣子们的熏染，就是士人也会受到朋友的影响

法仪 (8)

- ◇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，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

- ◇天下之为学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学，此法不仁也
- ◇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

七患 (11)

- ◇凡五谷者，民之所仰也，君之所以为养也，故民无仰则君无养，民无食则不可事
- ◇故时年岁善，则民仁且良；时年岁凶，则民吝且恶
- ◇故仓无备粟，不可以待凶饥。库无备兵，虽有义不能征无义。城郭不备全，不可以自守

辞过 (14)

- ◇故节于身，诲于民，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，财用可得而足
- ◇法令不急而行，民不劳而上足用，故民归之
- ◇夫妇关系调节好就能使天下和悦，风调雨顺就能使五谷丰登，衣服合宜就能使肌肤舒适

三辩 (19)

- ◇故其乐逾繁者，其治逾寡。自此观之，乐非所以治天下也
- ◇食之利也，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，因为无智矣

尚贤 (21)

- ◇国有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，贤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
- ◇上之所以使下者，一物也，下之所以事上者，一术也
- ◇故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，举公义，辟私怨，此若言之谓也

- ◇自贵且智者，为政乎愚且贱者，则治；自愚贱者，为政乎贵且智者，则乱
- ◇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，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，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
- ◇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，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
- ◇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，寒而不得衣，劳而不得息，乱而不得治者
- ◇逮至其国家则不然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则举之
- ◇惟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行其道，上可而利天，中可而利鬼，下可而利人，是故推而上之

尚同 (37)

- ◇有过则规谏之，下有善则傍荐之。上同而不下比者，此上之所赏，而下之所誉也
- ◇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，而不上同于天，则蓄犹未去也
- ◇上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，上之所非，必亦非之，已有善傍荐之，上有过规谏之
- ◇惟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
- ◇是以赏当贤，罚当暴，不杀不辜，不失有罪，则此尚同之功也
- ◇上之为政，得下之情则治，不得下之情则乱
- ◇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，此皆是其国，而非人之国，是以厚者有战，而薄者有争
- ◇一目之视也，不若二目之视也。一耳之听也，不若二耳之听也。一手之操也，不若二手之强也

兼爱 (55)

- ◇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，必知乱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，不知乱之所自起，则不能治
- ◇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，故窃异室以利其室；贼爱其身不爱人，故贼人以利其身
- ◇国之与国之相攻，家之与家之相篡，人之与人之相贼，君臣不惠忠，父子不慈孝，兄弟不和调，此则天下之害也
- ◇夫爱人者，人必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必从而利之；恶人者，人必从而恶之；害人者，人必从而害之
- ◇非人者必有以易之，若非人而无以易之，譬之犹以水救火也，其说将必无可焉
- ◇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之合犹合符节也，无言而不行也
- ◇王道荡荡，不偏不党，王道平平，不党不偏。其直若矢，其易若底，君子之所履，小人之所视
- ◇为人君必惠，为人臣必忠，为人父必慈，为人子必孝，为人兄必友，为人弟必悌

非攻 (72)

- ◇少见黑曰黑，多见黑曰白，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
- ◇彼不能收用彼众，是故亡。我能收用我众，以此攻战于天下，谁敢不宾服哉
- ◇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，镜于水，见面之容，镜于人，则知吉与凶
- ◇利人多，功故又大，是以天赏之，鬼富之，人誉之，使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名参乎天地，至今不废
- ◇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，而四人愈也，则不可谓良医矣
- ◇督以正，义其名，必务宽吾众，信吾师，以此授诸侯之师，则天下无敌矣

节用 (83)

- ◇圣王为政，其发令兴事，使民用财也，无不加用而为者
- ◇去无用之费，圣王之道，天下之大利也
- ◇车为服重致远，乘之则安，引之则利，安以不伤人，利以速至，此车之利也

节葬 (88)

- ◇亲贫则从事乎富之，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，众乱则从事乎治之
- ◇且故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，自古及今，未尝之有也
- ◇今惟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
- ◇若人厚葬久丧，实不可以富贫众寡，定危治乱乎，则非仁也，非义也，非孝子之事也

天志 (95)

- ◇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，明必见之
- ◇天下有义则生，无义则死；有义则富，无义则贫；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
- ◇顺天意者，兼相爱，交相利，必得赏。反天意者，别相恶，交相贼，必得罚
- ◇处大国不攻小国，处大家不篡小家，强者不劫弱，贵者不做贱，多诈者不欺愚
- ◇夫愚且贱者，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，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
- ◇处大国不攻小国，处大家不乱小家，强不劫弱，众不暴

寡，诈不谋愚，贵不做贱

◇然而正者，无自下正上者，必自上正下

◇今天下之士君子，欲为义者，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

◇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者，当天之志，而不可不察也

明鬼 (115)

◇戒之慎之！凡杀不辜者，其得不祥，鬼神之诛，若此之僇也

◇故鬼神之明，不可为幽间广泽，山林深谷，鬼神之明必知之

非乐 (125)

◇仁之事者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将以为法乎天下

◇民有三患：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劳者不得息

◇食饮不美，面目颜色不足视也；衣服不美，身体从容丑羸，不足观也

非命 (129)

◇必立仪，言而毋仪，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，是非利害之辨，不可得而明知也

◇凡出言谈，由文学之为道也，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

◇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，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。是故出政施教，赏善罚暴

非儒 (141)

◇寿夭贫富，安危治乱，固有多命，不可损益

◇暴乱之人也得活，天下害不除，是为群残父母，而深贱世也，不义莫大焉

◇言明而易知也，行明而易从也，行义可明乎民，谋虑可通乎君臣

◇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，不可以教下；好乐而淫人，不可使亲治；立命而怠事，不可使守职；宗丧循哀，不可使慈民；机服勉容，不可使导众

大取 (149)

◇于所体之中，而权轻重之谓权

◇爱人不外己，己在所爱之中

◇意楹，非意木也，意是楹之木也

小取 (155)

◇夫辩者，将以明是非之分，审治乱之纪，明同异之处，察名实之理，处利害，决嫌疑

◇车，木也，乘车，非乘木也。船，木也，人船，非人木也

耕柱 (158)

◇能谈辩者谈辩，能说书者说书，能从事者从事，然后义事成也

◇善为政者，远者近之，而旧者新之

◇世俗之君子，贫而谓之富，则怒，无义而谓之有义，则喜

贵义 (163)

◇争一言以相杀，是贵义于其身也。故曰，万事莫贵于义

◇言足以迁行者，常之；不足以迁行者，勿常。不足以迁行而常之，是荡口也

公孟 (168)

◇今夫世乱，求美女者众，美女虽不出，人多求之；今求善者寡，不强说人，人莫之知也

◇政者，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今子口言之，而身不行，是子之身乱也

鲁问 (173)

◇杀其父而赏其子，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？苟不用仁义，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

◇故交相爱，交相恭，犹若相利也

公输 (178)

◇知而不争，不可谓忠。争而不得，不可谓强

◇治于神者，众人不知其功，争于明者，众人知之

备城门 (180)

◇若君用之守者，又必能乎守者，不能而君用之，则犹若不可以守也

◇凡挈轻重所为，吏人各得忝任，城中无食则为大杀

备高临 (183)

◇羊黔者将之拙者也，足以劳卒，不足以害城

备梯 (185)

◇古有忝术者，内不亲民，外不约治，以少间众，以弱轻强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笑

备水 (188)

◇先养材士为异舍，食斤父母妻子以为质

备突 (189)

◇置窰灶，门旁为橐，充灶伏柴艾，寇即入，下轮而塞之，鼓橐而熏之

备穴 (189)

◇备穴者城内为高楼，以谨候望适人

备蛾傅 (191)

◇蛾傅者，将之忿者也

◇因素出兵将施伏，夜半，而城上四面鼓噪，敌人必或，破军杀将

迎敌祠 (193)

◇其出入为流言，惊骇恐吏民，谨微察之，断，罪不赦

旗帜 (195)

◇城上举旗，备具之官致财物，之足而下旗

号令 (196)

◇安国之道，道任地始，地得其任则功成，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

◇城围罢，主亟发使者往劳，举有功及死伤者数使爵禄，守身尊宠，明白贵之，令其怨结于敌

杂守 (200)

◇养勇高奋，民心百倍，多执数少，卒乃不怠

◇守必察其所以然者，应名乃内之

◇城大人少，一不守也；城小人众，二不守也；人众食寡，三不守也；市去城远，四不守也；畜积在外，富人在虚，五不守也

亲士

【原典】

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

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，桓公去国而霸诸侯，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，而尚摄中国之贤君，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

【今译】

治国而不优待贤士，国家就会灭亡。看见贤士而不急于亲近任用，他们就会怠慢君主的国事。君王没有比用贤士更为急迫的事了，若没有贤士，就没有人为国家出谋划策。怠慢贤士，遗弃贤士，而能够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

过去，晋文公被迫离开晋国逃亡在外，后来又作了天下盟主；齐桓公被迫离开齐国，最后称雄诸侯；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凌辱，但能卧薪尝胆，终于成为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。这三个君主所以能够成功而扬名于天下，是因为他们都能忍辱负耻，以图复仇。所以说，最好是不遭失败，其次是虽遭失败而能从中吸取教训，设法转败为胜，这才叫善于使用士民。

【原典】

吾闻之曰：“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，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，彼有自信者也。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，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是故逼臣伤君，谄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之臣，上必有谄谄之下。分议者延延，而支苟者谄谄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暗，远臣则喑，怨结于民心，谄谀在侧，善议障塞，则国危矣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？杀其身而丧天下。故曰：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。

【今译】

我曾听说：“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，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；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，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。”所以道德高尚的君子自己承担难事，使他人承担易事；道德低下的普通人把方便留给自己，把困难让给他人。君子对于士人的进步则加以鼓励，不挫败他的志向，对于士人的退步则审察实情；不随意苛责，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，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。因为君主相信自己亲士政策的正确。所以说，凡事能从难处做起，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。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，而能免于所厌恶之后果的。所以佞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会伤害君主。君主一定要有敢于提反对意见的臣子，上级一定要有敢直言争辩的下级，分辨争论的人断断相持，互相责难的人谔谔不让、据理力争，决不会产生奉承阿谀之风，这样才能保全国家，并且长存不衰。如果臣子只以爵禄为重，不对国事发表意见，近臣缄默不言，远臣闭口暗叹，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。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，好的建议、主张被阻塞，那么国家就危险了。夏桀、商纣不就是因为失去了天下的贤士吗？因而身遭杀戮，丧失了天下。所以说：馈赠国宝，不如举荐贤士。

【原典】

今有五锥，此其铄铄者必先挫；有五刀，此其错，错者必先靡。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，灵龟近灼，神蛇近暴。是故比干之殪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沈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：太盛难守也。

【今译】

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，一把最锋利，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。有五把刀，一把磨得最快，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。所以，甜美的井水，一定最先枯竭；高大的树木，一定最早被砍伐；灵验的乌龟，一定最先被火烧灼以求卜卦；神异的蛇，一定最先被捉来曝晒以求降雨。所以，比干之死，是因为他抗直；孟贲被杀，是因为他逞勇；西施被沉江，是因为长得美丽；吴起被车裂，是因为他有大功。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自己的长处、优点。因此说：过于突出就难以保全自身了。

【原典】

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人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源之水也；千镒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？盖非兼王之道也。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潦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溪陕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境埶者其地不育，王者淳泽，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

【今译】

因此，即使有贤君，他也不会爱无功之臣；即使有慈父，他也不会爱无益之子。所以，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，他就不应居于此位；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，他就不当享有此禄。良弓虽然难以拉开，却能射得高，进得深；良马虽然难以驾驭，却能负重行远；贤才虽然难以驱使，却可以使国君受到人们的尊敬。所以，大江大河不会捐弃涓涓小溪而不让注入到它的里边，所以大江大河里的水能愈来愈多。圣人的人遇到事情不辞让，不违背事物之理，所以能成为盖世英才。所以大江大河里的水，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；价值千金的狐白裘，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集成的。哪有志同道合的人而不用，而去用与自己个人私意相同的人呢？那样就不是治理天下的圣王之道。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，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，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，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，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。若是管理千人的长官，他刚直不阿如同箭杆，他平光如磨刀石一样，就不足以包容万物。所以狭隘的溪流干涸得就快，小浅的川泽枯竭得就早，坚硬的土地不会长庄稼。君王的恩泽再厚，不出宫室，就不会泽被全国。

修身

【原典】

君子战虽有陈，而勇为本焉；丧虽有礼，而哀为本焉；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本不安者，无务丰末；近者不亲，无务来远；亲戚不附，无务外交；事无终始，无务多业；举物而闇，无务博闻。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察迩来远。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。见不修行，见毁，而反之身者也，此以怨省而行修矣。谗慝之言，无人之耳；批扞之声，无出之口；杀伤人之孩，无存之心，虽有诋讦之民，无所依矣。故君子力事日强，愿欲日逾，设壮日盛。君子之道也，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，四行者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藏于心者无从以竭爱，动于身者无以竭恭，出于口者无以竭驯。畅之四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隳颠，而犹弗舍者，其惟圣人乎！

【今译】

君子作战虽用阵势，但必以勇敢为但必以哀痛为本；办丧事虽然有礼仪，但必以哀痛为但必以哀痛为本；士人虽然有学问，但必以德行为根本。所以立本不牢的，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；对身边的人不亲爱，就别想招来远方的人；不能使亲戚归服自己，就别想结交外边的人；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，就别想做更多的事；举一事物尚且弄不明白，就别想博学多识。所以帝王治理天下，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徕远人。君子能明察左右，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。君子懂得不修养自己的品行就会受到别人的毁谤，而反躬自问，因此自己的品德得到了修养，毁谤就减少了。谗言蜜语的话不听，攻击别人的话不说，伤害别人的念头不想，这样，即使遇有好诋毁、攻击的人，也就无从施展了。所以，君子的力量和事业日益强盛，个人的欲望一天比一天减少，品德修养一天比一天高尚。君子立身行事的准则是：贫穷时就表现廉洁，富贵时就表现仁义，

对活着的人表示慈爱，对死去的人表示哀悼。这四种品德不可弄虚作假，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。凡是存在于内心的，是无穷的慈爱；举止于身体的，是无比的谦恭；谈说于嘴上的，是典雅的语言。把这四种品德贯彻到整个身心，直到头发花白脱落而终生不渝，那大概只有圣人能够做到！

【原典】

志不强者智不达，言不信者行不果。据财不能以分人者，不足与友；守道不笃、遍物不博、辩是非不察者，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末必几，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，原浊者流不清，行不信者名必耗。名不徒生，而誉不自长，功成名遂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；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图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，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故彼智无察，在身而情，反其路者也，善无主于心者不留，行莫辩于身者不立。名不可简而成也，誉不可巧而立也，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。思利寻焉，忘名忽焉，可以为士于天下者，未尝有也。

【今译】

意志不坚强的人，智慧一定不高；说话不讲信用的人，行动一定不果敢；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，不值得和他交友；守道不坚定，阅历事物不广博，辨别是非不清楚的，不值得和他交游。根基不稳固的人，结局一定危险；事先不修行的人，到头来一定要垮台。源出于浊水的，其流水不可能清澈；行为不讲信用的人，其名声一定会受到损害。名声不能无故产生，名誉不能自己长成。功成了必然名就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必须反求诸己。光说而行动迟缓，虽然会说，但没人听信；出力多而自夸功劳，即使劳苦功高也不可取。富有智慧的人心里明白而不夸夸其谈，努力做事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因此名誉扬于天下。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，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。所以说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懒于做事、怠于修行的人，就要跟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了。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，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，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，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，君子是言行合一的。一心考虑个人利益并竭力追求，毫不顾算自己的名声，而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天下贤士的，那是从来不曾有过的。